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首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翰林三狀元

老子

體道

陳象古曰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后世蓋非退於道實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始以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

道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可道非常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榮高世之名有自然常生之名**可名非常名**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炁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有定位陰陽有剛

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李息齋曰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脩身則身安其言常通于是三者此其所以

乘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奧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此兩者同出兩者謂有欲無欲同出者同出人心異名者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天也有生之初受悉于天玄之又玄者天中復有天之義人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户也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而治故無為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故不言萬物作焉萬有之物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而逆上生而不有言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其功為而不

……言諸者欤……深不

王純甫曰聖人之知混混沌沌無有知也无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无為矣

恃言道之所施為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不居其位夫惟弗居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是以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化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于功成而不居政而以萬物作焉而不亂明之也

安民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亂煩懷道抱一以守而神和柔謙遜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朴守淳不敢動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治

杜原堅曰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薛君采曰後世學者不淂為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卞衣莊氏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此則參互數言之一發老子蓋預知

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中常謙虛而不淵淵乎似萬物之宗（文辭簡勁高古）如淵之深為萬物之祖宗挫其鋒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結俾道之自然和其光同其塵湛似若韜吾光明混彼清濁同其塵垢不自殊別此心湛然安靜長存不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以其能安靜湛然無欲使人知修身法道所謂冲虛也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意平而辭怪）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礼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天地空虛和炁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動而搖而滋之益出聲不事多言德在中養育精神

李道純曰老氏之言如此而未之思者以為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豈不謬哉

成象

谷神不死谷養也神謂五藏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于人為鼻牝地也于人為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夫五臟之炁出入口鼻呼吸動動自綿綿不絕故曰天地根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得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能報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己薄己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也

運夷

李道純曰日中則盈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治也先揣之后必捎棄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滿堂反為身祟莫能常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或恃富貴而驕恣是自取禍患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改易也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營魄者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則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尽至道不乱魄安得寿延年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

專氣致柔能嬰兒 專守精氣〻使之不乱則形体柔順能如嬰兒

滌除玄覽能無疵 內無思慮外無情撓洗心澄慮居玄冥之處覽知方事俾無疵病

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 天門開闔明白洞達視之不見听之不聞無有能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黃道開曰樂壅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乎自足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又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李息齋曰寵辱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寵辱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

莊子曰忘其所

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德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足則行傷身辱妨者傷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聖人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

厭恥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何謂貴大患吾所曰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有大患

不忌而不忌其可忌是之謂誠之亦明此意而孔子無我理與是同

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劳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人君貴為天下主者托身萬民之上能以天下為有患憂富不敢驕処貴不敢驕雖在帝位常知臨深履危則身不亡国無患矣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声曰希言無声音不可得听而聞之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光明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昧闇冥縄縄不可名縄縄者動行無穷極也不可名者不可以聲色形名之復歸於無物復當歸之於無質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欲無形状能為萬物作形状無物質能為萬物設形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陳象古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玄妙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〻者性本之内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于此矣　王純甫曰此篇句〻有序以至于成〻而若敝則盡之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悅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端末形影之可求執守古道以御物知上古本始有無是名知道紀綱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收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謂下句也與兮舉事輒加重慎與〻兮若冬涉川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散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而外無文彩也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谷者空虛言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者不夆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因而靜之徐〻自清也孰能安以久動

杜道堅曰老子曰知常曰明処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以坦然視生死而不怖

兼山曰私意去盡然后可以憑世老子曰公乃王

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歸根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芸者華盛貌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謂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而忘欲無所不包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則公正無私公乃王公則至正無私可以為天下王王乃天能正德合神明廼為天子也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迺能長亘久也沒身不殆能公能天通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通天地俱沒不危殆

淳風

李宏甫曰有瞽叟之頑嚚而後有舜之徽而后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十點他去本自處而已矣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猶兮其貴言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于言恐離道失自然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我自當然也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出有大僞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大僞大為奸詐六親不和有孝慈六紀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救養也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

李道純曰以素抱朴聖智仁義之精也為用文之過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歸之于此今者但知其絕而弃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董思靖曰唯呵同出于声善惡同出于[illegible]為[illegible]人[illegible]實非異[illegible]以華之[illegible]也此故太

還淳

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慧反无為民利百倍農事脩公无私絕仁棄義絕仁之見恩惠絕義之尚華信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棄利絕巧詐偽乱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此三者指上三事所并絕之也以為文不足以為文不足者謂文不足以一民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見其敦朴以示下故可法則也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常知足也

異俗

絕學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无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厺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厺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厺何若善者和誉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正直用和俊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乱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衆人[illegible]

上言世間是非俱非稱之所爲太峯者並離于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

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淫淫然 我獨怕兮其未兆 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 如嬰兒之未孩 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衆人皆有餘 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 而我獨若遺 我独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不與俗人相隨守而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沌沌兮 无所分別 俗人昭昭 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如闇昧也 俗人察察 察察急且疾也 我獨悶悶 悶悶所割截無 忽兮若海 我独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 漂兮若無所止 我独漂漂若飛若揚无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衆人皆有以 以有爲也 而我獨頑 我獨無爲 似鄙 鄙似若不速也 我獨異於人 我独異于人也 而貴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 我独貴用道也

虛心

曰孔德之容見虛心貴虛心者正唯道是從故以下復言道字蓋由氣化有道之名人得道以有生故也物不可以離道焉能不為道之從

李息齋曰夫一之能多也德少之能得救之能新窪之盈枉之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惟忽道之于萬物独恍惚往來而在有所定也忽兮恍兮其中有像道惟怳忽無形之中独為萬物法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惟恍忽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惟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其精甚真言存精气其妙甚真非有餙也其中有信道若功存名其信在中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自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閱禀也甫始也言道禀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從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作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益謙

曲則從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讓下德歸之也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少則得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下

[illegible]之金也是倒行逆施之理而塗人之所以為或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

不能久天地至神今尚飄風驟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况人欲為暴卒乎不終于朝暮也

祐讙神明託虛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illegible]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聖人不以其目視萬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于世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伐矜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矜其美故有功于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長久而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是起前面一句作明結誠實也宜入全其遺躰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虛無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受言也受言者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雨也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

跂進也謂貪权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

于道謂與道同也德者同於德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所謂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任已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者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同声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大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跨者不行言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為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国之道不過歛餘禄食為貪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国也

重德

乃乘之一爲王至於尊而以其身輕〻躁乎疾時王者恣輕淫也

李宏甫曰吾有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下所同然之祭耳

重爲輕根人君不貴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如木之根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也重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以通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繩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教人在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

貴至視之如故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謂張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資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獨无輔也不愛其資无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得要妙道也

杜道堅曰此章变文叶韻反復吟咏与此詩体相類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溪谿則德常在不復離于己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于嬰兒蠢蠢然而无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黯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于己不復差忒不差忒則長生以壽歸身於不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足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于己矣當復歸其身為質朴而不當復為文飾朴散則為器方物之朴散止則為常用也

陳象古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貌之予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

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無為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于詐偽也故物或隨或行上所行下必行之也或呴或吹呴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不可以有為治国與治身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太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于人也師之

戴贄曰兵可佳而佳兵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者而后可以言兵

宋太祖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所處荆棘生焉農上廢壞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善用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而勿自矜伐也果而勿驕驕矜也果敢勿以驕矜也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於不得已果而勿強謂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而侵凌乎人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謂枯老者坐不行其道也不道早已不行其道者早死而已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用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雖用兵得勝亦不以為美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非[illegible]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

恬惔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物

吉事尚左 左陽位也 凶事尚右 陰道殺人也 偏將軍居左 偏將軍卑而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居右 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 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而害無辜之死 戰勝以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遺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也而知後世用兵哀庸之

聖德

道常無名 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有能亡故無常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使有臣使道者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illegible]為萬物將自[illegible]服從於已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民莫之令而自均 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名亦既有 既盡也有名之物尽有情欲叛道離德故

[illegible]

天下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川谷之與江海

薛君采曰此聖人奪心制情之道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礼之所以發家也

身毀辱也天亦將知之人能去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何以異哉

微明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遊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遭其禍患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起興之者欲使其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不可脫於淵魚脫于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国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

為政

朱[illegible]翁曰質[illegible]自然而[illegible]化侯王若能守万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〻子謂之道

李宏甫曰無為也而亦無〻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实无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以為之心是上義也舜

道常無為道以无為為常也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于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能不欲故當以清凈揖化之也天下將自定。如是者則天下將自正定也

論德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號之君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敎民因循自然食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于天下利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令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也上德無為謂法道安靜無所政為也而無以為言无以名號為下德為之言為敎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為言以為巳取名號也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為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而無以為功成事令

為以下圣人是也

李宏甫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

無以抗為上義爲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正殺人以成臧賦下以自奉也上禮為之謂上礼之君其礼無上故言上礼為之者言為礼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礼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礼聘行玉帛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礼廢而忠信日以衰薄也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出以少邪乱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是以大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实

法本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貴者必蹶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

紫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又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illegible]也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誠也謂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神無以靈將恐歇歇謂虛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提出貴高二字與卑下相對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蹷謂顛蹷失位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孤寡喻孤独不轂喻不轂如車轂為眾輻所湊此非以賤為本耶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喻少也落落喻多也玉少故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己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為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

去用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

反

焦弱侯曰上士者悟沕寂寬遠无上為者也勤于此則勤行之至而已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無礙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無聞非至美也士之下者其所見亦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蜎飛蠕動皆從道而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于華弱勝于強謙虛盈滿也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為道 故建言有之 建言古之立言者 建設也設言以明有道者當如下句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明道之人闇昧無所見進道者若退不及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見類也 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 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呂吉甫曰古之制名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冲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將乃天道也

李息齋曰名不顯于外德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于名溺于貨殉于得者由其无所見

道化 一

道生一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轂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言我亦教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教父言教之首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誡之始也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无所不通也無有入無間无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于群生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国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薰思靖曰躁勝寒靜勝熱是譬喻大意與各章相似

李息齋曰人能知道則能使色

立戒

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淂利則病于行也）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禄在巳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洪德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无弊盡時）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其用心若是則无窮盡時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言能清靜則為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為嬰不知道
則可使宜成色
可欲皆愛也不
知足者取也欲
得者有心也愛
生取肉取生有
愛有損議遂為
無窮之咎
林希逸曰去之
人為物所蔽往
分于耳目內為
身心之所紛擾
外為山河之所
障雖見不出深
聞不出所聽之
微能發而絕之

蘇味道曰不知
道而務學聞見
日多而無以一
之未免為累也

謂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謂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物利己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若無欲以累其心也故常足矣欲心既萌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由內以觀外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內知外上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圣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忘知

為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illegible]

百姓皆注其耳目[illegible]

[illegible]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illegible]善

[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顏視万物不一非受公委以來豈性之謂之前

李息齋曰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盡心之為物潜于天而天潛地而地无遠不至而其入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必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之所以謂之賊者也

以至括湊如无所造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及其好有事則政敎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故謂之德善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是謂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長養之不責望其報也

徒言其類也動非精神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生者長行以生也生也若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于厚所以動即趋于死地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于深山而不遇夫兕虎入于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无心則物不能傷之

貴生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于內魂定魄静故生入死謂情欲入于胸臆精神勞惑故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听鼻不妄嗅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乱施民之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動之死地著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遠道忤天妄行失紀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耶善養生者譬如履平地兕虎不能侵害雖入軍中兵甲自无傷損以虎兕之威兵刃之凶无從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榮護惡物不敢害也夫生死之机有竅妙虎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趋然而脫離也入則迷而自汨欲也天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至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数便是十三元入之生死皆厚于一、者我也即其我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尽也

李息齋曰我以正治人由之上本法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无事取天下由天之本无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焦弱侯曰圣人示以无為示以好靜示以无事示以无欲天下名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充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林希逸曰其无

淳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者此以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人主以無心无為可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民不能安業故貧人多利國家滋昏利器者權道也人善便利之用則民皆犯上下不寧視者眩于目所聽者成于耳民多权用故國家昏乱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謂我無所為而民自化我寂靜而民自歸正也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富我去華飾而民多質朴故天下自治也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林林似若不明其政教寬而民寬

正則治行正者有以爲所謂正[illegible]其[illegible]日是也夫唯知其故能[illegible]者[illegible]表而无徼无福以知其極也○謂悶悶者不作[illegible]明也察察者[illegible]碎也辟辟者相樂也缺缺者不足也此有心則为害亦止則自治之意无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止若定也世人迷而不知欲分奇正復分妖善其無有非一日矣

富厚自相親睦其政教急疾以察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爲明則民不聊生缺缺以昧熏矣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正復爲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善復爲妖善人皆復化上爲訞祥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割截圣人廉靖无欲不以己復害人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圣人知之明常知昭昧不以耀者惑民

謙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自處于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之勝陽者以其安靜謙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无過失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国以下大國以義相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

道本在我為人由己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故曰不知坐進此道

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国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鑴剰求入于人則兩者皆得其欲矣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

為道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无所不容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保恃者道美言可以市市入之相與亦利交也亦能為其美言以相悅尊行可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惟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礼也卑辭厚礼求其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虚謙以求此道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守微

南曰聖人有力無執者故未至于釋太然都慾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于事，廢于自然；有為于義，反于仁；有為于色，廢于精神；執利遇害，執迷失道。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無壞敗。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收藏，故无所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周慎數言堯使郡人視之懼妄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民之于事，常于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太溢滿而自敗。當謹終如初，則無敗壞之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后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也。

淳德

李息齋曰夫所所道者不在耳目声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听非声為声色之所障蔽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于声色之外古今與告人曰不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

蘇味道曰圣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盖下之后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国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欲為人惟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理順天理也

復已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之故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圣人在民上為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而不重聖人在民前必不以光明蔽后民視之若父母无有欲害之心是以天下楽推

此即大巧若朴大智若愚

此言人君重此三宝則安

此言失此三寶三危

此言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推戴也戴之而無厭惡圣人不與人爭先后故天下不與之爭而樂于戴推也

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則佯愚以不肖唯徐也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其行差也謂辯惠也若大辦惠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其細言辨惠者乃亡之故所從来久矣小人非長者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于忠孝天子身節儉故民日用廣不為天下首先故能為道人之長成器長乃得道之人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捨慈仁而尚武勇舍儉約而為太勇舍后已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illegible]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illegible]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illegible]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illegible]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illegible]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illegible]

[illegible]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不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illegible]

……用也……

……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者……客者……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

……用……不……

文用

力　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古之……言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之力用人之次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敵……敵自

……無……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貴言

……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仁文　天將救助……　使……自當……也……必……慈

十七

意故戰勝而衛堅

李息齋曰聖人自且不有而況于爭田其不爭凡所應物者不得已也

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士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救助聖人必奉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下言貴武之士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禁和於未形絕禍于未萌無所誅怒也善以道勝敵者說近以仁柔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恒為人執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言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之力用人臣之力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先也客者知而不倡也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彼雖不道為天下賊吾雖行誅之不行執也雖欲大怒若无臂可攘也雖欲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雖欲坐執之若無兵刃可執用也

此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惟人要貪弱好剛不能知不能行也此言人下我知我以人知無人故可以自尊貴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寶身也哀者慈仁之主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老子言我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天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无德也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惟聖人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而不我知希少也知我者少則在我者貴重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能病若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聖人无此強知之病者以其

不畏威而大威至者乃散精神煩耗自用之人故言精神不可厭惟聖人能養精愛神故以聖人終之

呂吉甫曰老子之意在圖之于早非愛身坐視君父而不救之

常若衆人有此病是以不病以病非人也故不自病

愛已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喜清淨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澹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於外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去是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任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敢有為即殺身也勇於不敢有為即活其身此兩者或利或害兩者收勇不敢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此皆天之所害人惟能知天意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之故而不犯此利害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之明德尤難于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天不言而萬物自動應以時天不令召萬物ゝ皆負陰而向陽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脩善行惡各蒙其報天所網羅恢ゝ甚大雖踈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民而徒尚刑罰故有此言

司殺謂天高司察也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国者刑罰酷而民不聊生民尚為惡而不知畏人君奈何不尚教化徒設刑威以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若使民知畏死吾以道化民ゝ猶不從反為奇巧乃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天道至明司殺者當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刻木勞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而猶拙人代大匠鮮有不自傷者

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生[illegible]也[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殞人生含味和氣調精神故為強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美于貴壽也

[illegible]

李綫甫曰无以生为者美于貴生即吾无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妙其里于此耳

此重在戒人不可恃強而章末用兵皆借以例人也

貪損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人民所以飢，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大多，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遺德，故飢也。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為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大厚，貪利以自危，故輕入死地也。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論三十七以末一上作結。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于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于貴生也。

戒強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強大處下，柔弱

吳希声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阳上主升陰主降阳升極天則降陰降及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

熊翁侯曰正言而言曰受国之

處上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張弓而知調之乃可用仰高就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能損有餘之位自損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為而不恃施德而不恃其報也功成不處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見矣不欲使人知已之美也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圓中則圓

[illegible]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

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illegible]

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illegible]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illegible]

之治以道以反太古故老子言[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性命之[illegible]將文[illegible]以來至于周[illegible]呂吉甫曰三十[illegible]

也不章而[illegible]知以[illegible]非在乎[illegible]之言曰[illegible]王言吾[illegible]

使[illegible]用[illegible]繩[illegible]
去文文[illegible]
無所陳之而復結繩以用之[illegible]
實[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相[illegible]貴賤人之[illegible]而不用[illegible]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illegible]人雖治大国[illegible]以為小[illegible]不[illegible]

獨立

以[illegible]王[illegible]有[illegible]天[illegible]可[illegible]反[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言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illegible]
之[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
山[illegible]
[illegible]

垢与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国之垢与不祥而受之者也

呂吉甫曰三代以来至于周衰其文獘亡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

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故柔弱莫過于水ゝ能懷襄弱山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者无以易于水

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恥謙平好強梁故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責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

獨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聖人雖治大国尤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劳之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器謂農人之器不用者不徵召以奪農時使民各得其所重亦貪生而不遠遷徙於其常處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以用之不作煩華不出游衍故不乘舟蓋不怨惡于天下故不用甲兵去文反实信无欺故使民用結繩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甘其蔬食不魚食百姓也

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首卷終

老子音卷終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文解又[illegible]之俗不轉徙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

其出[illegible]是正色矣其意深不好[illegible]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三卷

莊子

外篇天道

孫大授曰此篇至言天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道之本也晉極醒無為之謂崇謂之子天道為相理俱刻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教蒼然之光李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夫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于天地帝王之德者自為之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溟之義老子云明道

王荆石曰盡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交于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靜則合氣于漠此為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也之第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為以安如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

若昧蓋六通四闢則明矣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矣故六通四闢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準于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出道由我行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聖王聖人休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唐荆川曰俞俞即愉愉憂從人也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也萬物皆備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蓋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準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尊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實一實萬分而敦化若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燦然有條責謂責成于己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俞俞也者愉愉也愉愉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逸而年壽長也虛靜以下又復推本而論夫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夫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行而道由此行矣是欲明此以南鄉云云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者即中庸所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戾云云則實未嘗齏萬物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而自然此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孫大授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王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祟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夫豈願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靜篤之理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已聖

郭子玄曰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刻于刻木而有為于用斧主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臣能事親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

也是故其生死動靜莫不隨化以紆卷又此和樂之中消消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鬼責以為鬼則不祟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奉問千聖傳心之秘也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為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簡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獻獮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

頌

矣臣乘主用則非臣矣故合同其任則上下同德而無為之理至矣

呂吉甫曰任上者患于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同使外聽不得行其明新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于役矣故冕旒垂自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无為矣

庶事其日繁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器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

刘槩曰前言明此以北面辯之為臣也則臣道当無為矣此又言末在于下詳有于臣者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夫有本无有末末亦莫能為本載本則先為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凡者自行而已矣夫莊子此篇深提自然之理所謂知下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少長男女夫婦先後尊卑之序亦所謂知下人耳荀子訛註

朴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主故詳舉五者皆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于主有為之法詳在于臣宋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淡泊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乎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

子厳于天而不知人國皆為不知人欤呉儔曰齒爵尊貸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天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滑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也次也趙以夫曰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充襲號云衮用也賢愚咸用本情終天令已放人條參燃物也林希逸曰因觀

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語大道者先明于天則本立于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然者故天明而道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修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于天太平之治無

既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美故其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者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办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李士表曰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有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先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又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于群才

以加此此段所論諄正無六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于下皆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賞名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已矣自道有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晉之而非以先也先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未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迕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范無隱曰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但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爊有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

褚伯秀曰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劉須溪曰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

翁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于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乱真矣

支道林曰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統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乱也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亾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着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太謾〻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歟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著所謂箇裏本來無自却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又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待寄孔子以至之耳不仁則不成

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合與物同春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意者嘆辭後言猶夫言也夫物各萬不齊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己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一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哉

亡子逃子也擊古求逃娩古有此俗

李瀕曰老子絕素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于道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素反朴未始有物也此莊子脫[illegible]奇筆然尝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之亦能悟人

陸西星曰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斷所以再受其言也服着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矣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重趼謂足有辠皮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猷齊以妹作昧謂棄蔬于暗昧之地似覺未妥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疎棄之成綺因識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責歛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識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智聖神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吾又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常服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常服々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曰非以服有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然矣恒服安而服之也非以服有勝非勉強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意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

陸西星曰而容崖曰衝者皆以為不信之徵修其身若又虛靜恬淡退讓撙節然後暴慢之氣不滞于身以是執警之人竅鑿日深渾沌死矣冝乎不為老聖所敢也

焦弱侯曰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礼樂為道之實能天能人極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

李士表曰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

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夫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眞對末而言名之曰本其定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廣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測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也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糟粕緒

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靜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矣天地万物外也故外之迂之而后神無所困仁義礼樂內也故退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林希逸曰終以迂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斈者徇迹迂心舍本趍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斈者當自絕斈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

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聖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務不足以尚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捐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迂所謂與之偕者故通于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礼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迩而易求令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

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呂吉甫云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求不于形色名声之問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其苦得於手而應于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盡

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实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于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又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乎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語也

王剎石曰桓公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為而起焚書之辭也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說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觧意指輪斲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不入雖在不實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数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数之外則有書與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于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帝王之德　上通于天　虛靜恬淡
無為自然　明此南嚮　堯之為君
達本明宗　和天和人　本在于上
末在于下　要歸王君　詳當臣者
五末非先　九變以舉　先後有序
太平叅主　曲士論治　倒道而行
聖臣告君　天德出寧　孔聖藏書
招揭仁義　老氏棄妹　成綺與刺

書貴載道
言豈盡意
桓公讀書
輪扁設譬
古人已徂
糟粕已矣

題以夫曰本篇以天運地處啟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荅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体天運而行德敷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

郭云曰率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尔也自尔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峯句変而天性不可違也治成德備監下土天下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重徵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肴滋味言天運以上地處于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所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推而行也居無事三字是妙蓋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机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上耶机緘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机緘故意詰問此箇机緘直是閟密難曉得此默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𧁾而為雨注為川澤川澤之氣復蒸於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若無事遙樂而勸是隆如蘊隆

戴之順其自尔故也

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而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呼噓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加上細細徵問巫咸

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君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鑒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于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唐荊川曰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人。莊子曰至人無親。大宰曰蕩聞

仁則失地聖人之仁是也与道合体而无為豈容心於其間哉

孫大捬曰譬喻浸絫要六国將无壁喻不敢口益習使然也

部子玄曰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万世而莫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人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人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至人而曰至人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人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莊子曉之曰至人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人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于孝者之言也盖至人則過于孝矣至仁之過于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

知是謂与道合体而无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哉

吕吉甫曰至一頤名譽并焉修其可頤而至于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无所往而不在也

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兩之郤而比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皆各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悅色本于田裏愛孝易而忘親難〻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渾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兒親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无心也親亦无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猶以為難尤一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為則忘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澤施万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〻乎無德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修飾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我則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兼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九諸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孰得而并之哉

郭子玄曰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礼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洞理四時太和万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机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潜藏触處發見不可以形聞声盡而天遊所到无非至和希声所存无非至樂也

林疑獨曰此段是一片文字有首有尾有腹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專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義建之以太清四句乃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節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礼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乱故曰行之以礼義大清者声气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大清夫大樂与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

脉絡逐照應盖作意為文也

陸西星曰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万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欺弄矣

鄧子玄曰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尾難以[illegible]

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位矣故能調理四時太和万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万物循生故一盛一衰而樂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武陰也至于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如陰陽之調和而其声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蟄虫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發舒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連環無尾无首一生一死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一僨一起之一不可待言変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音而無指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無怠。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聰合故能長能短類晷影之前卻能柔能剛象氣亭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声氣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畱其甚如此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塗卻謂充塞兌也卻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而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量之以管以定鐘律之短長其聲禪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影儻然自立于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謂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為自竟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憮然其狀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illegible]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
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
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
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
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illegible]

羅勉道曰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声外之妙也汝欲听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惧則精神為之森竦若有鬼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怠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樂之論而及于道者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混幽

陳詳道曰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他妖也夢眯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礼所以遵時用也時過而不亲即民妖也所以異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

〻昏〻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幽冥或謂之死矣而生者潰為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為行流散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機謂元神重宰五官皆備言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侯于言而心悅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不為者不滯此者不得謂之天樂〻不滯此不足謂之天樂如欲聽之耳目故從接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于懼〻則樂之德尊次以怠〻則樂之德卑卒于惑〻故愚云云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

礼亦宜変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旨功也

陳詳虛曰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故緣迹以復于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𧇊于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車舟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猨狙好□依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王元澤曰三皇五帝之礼義法度期于合時宜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而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猨狙倖而亡後以為美者此故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有適也然則礼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夫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二字衍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二字亦衍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且夫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之陸其不利于行也必如是皆不通夫無物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必屑屑焉求其同哉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又由古道又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猨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矉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也而何哉

劉槩此皆寓孔老以明絕棄之義

吳傳曰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精切非苟以騁辭求勝者

趙以夫曰此老聃言政道致用之始於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不止謂於道的有所見之謂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正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子印證便唯

林希逸曰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累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逍遙則無為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

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于中自根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聒直待其自悟而後正之理人不隱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己身若夷齊喪名于首陽之下比干剖心于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蘧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覯則必受人之諸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覯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蘧廬而惟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

李士表曰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汲汲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汨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

為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天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己循大变而以無所湮大变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滞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来天門者靈府也天門開則蕩蕩而無礙如如自在矣

范無隱曰夫淨空之物体不容一物目只當尚然而况吾心乎且人之禀賦皆自然而出一有造作則不足多矣名譽之觀又奚足廣乎故借鵠魚為喻言魚相忘江湖喻人相忘道術

褚伯秀曰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

劉須溪曰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乎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三氣自相吐納嗋合也

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支道林曰孔子聲著奉孔子之命也陸西星曰孔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于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麤若王荆石曰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之親舜使心民心競〻爭競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知誰則人始有妖

氣決裂机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云云也

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居尸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者稱道孔子以為先容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在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其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於竅鑿渾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大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其徵也民有為親殺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礼獨隆於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蓋虞帝尚賢故能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咎徵之感能使民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辯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闕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變謂變其大道為公之心蓋堯舜官

唐荆川曰子貢本謂老子獨絶三王故欲同于三王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天下而禹獨加之且于羽之師有扈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效於是人有心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机械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下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盗者無罪故曰殺盗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驚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机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机警之心起于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今夫婦女夫婦之大始古人作始自齊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倫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口又何言哉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厲）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大道無為之世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国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老子云以知治国国之賊是以其禍憯於蠆蠆

趙以夫曰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于書非其所以化者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

部子玄曰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棄六經陳迹而迹其所以迹不與化為人則迹同乎

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獨自以為聖不亦可耻之甚乎 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干也鉤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所笑矣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自類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人而本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字為物遊魂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劉槩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支鳥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知也化而已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于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恒在此

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盖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盖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鶂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風雌應于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机動于此神應于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動之本又何自而不可哉迹則烏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静嘿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為對盖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止文互相發明烏鵲孺傅孚而生也魚傳沫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丘也得之矣方壺外史重宣此而作韻辭

其在上皇　惟治順天　孰若無事
無為自然　上德不德　至仁忘親
正言若反　匪蕩彼聞　洞庭張樂
北門變志　大惑似愚　道斯可契
古今水陸　舟車易通　有陳芻狗
孔聖其窮　道不可傳　無主不止
無正不行　實非口耳　公器難取
蘧廬暫居　采真之由　逍遥之墟
鵠白烏黑　無失其朴　仁義憒心
大亂乃作　帝降而王　民乃大駭
以知治國　憯於蠆蠆　風流斯神
陳迹非履　與化為人　立淂之矣

王荊石曰上歷叙有方之士而歸重于无方之聖人章法文法甚妙

王世貞云昌頤滔滔五湖歸于一海

劉槩曰五等之士統大士也但不及至人之無為耳

汪道坤曰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道途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齊所不樹戴若夫使萬物各得其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

分而不言其者故當付之無所

旲門曰腹內多贅辭不及細論

王儒曰聖人休休焉不役心于取不之間平則不險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淡不加物所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

施仁曰此處皆贅詞災生于逆天累生乎逆物與人同者衆以是焉故无人非同於自得故无鬼責生浮死休

之道聖人之德也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尚高尚也悲憤也誹訕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于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修〻素其身也无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illegible]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泊然無所惜也

孫大授曰此數句甚有味太虛之体本自虛无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于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即此見

鄧空曰夫衆人失之于動而圣人則养之以靜而聖人則豈一無所為哉此篇學文三家同一

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契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悅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旨波字最刻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私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衆人失之于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

旨但道家更切耳

焦弱侯曰柙藏干越之喻謂劒之于身輕重何如世人之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于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于能体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郭子玄曰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以區區於其末而以刻

清莫動則平矣使其欝閉而不流則雜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玅此箇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

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干越吳劒也柙而藏之不可輕用寶之至也況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竝流上際於天下蟠于地化育萬育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玅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

聽命于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无分别之ㄟ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昭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其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尔形無摇尔精不使之喪失於外矣故素也者謂其不離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体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体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冝乎尔時方壺外史

為作
亂辭

聖人之德　天地之常　無乎不有
無乎不忘　虛無恬惔　漠然無為
其德乃全　其神不虧　純素之道
守神為急　守而勿失　與一為一
一之精通　合於天倫　能体純素
謂之真人

與乎八不忘[illegible]一靈照不滅[illegible]

體八文德[illegible]天地之常[illegible]

說為[illegible]

而真人常不滅之精金矣謂文真人不[illegible]

也也能化諸[illegible]其不醫其神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

精根為[illegible]

其周子日一道[illegible]

之入精土[illegible]

素之[illegible]

鼎合[illegible]土八其精為[illegible]

明時化日曷真反起二桂而歸重于恬知交養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无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

閔文懋曰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謂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体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既認得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

林希逸曰混芒而淳澹漠雖有知而无所用則其為知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藏盾溺心至于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何者用之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反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容体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敷而不浮謂之徧行若禮樂而徧行則人皆逐末忘本徂于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始亂矣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肖此句難解蒙晦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蒙己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矣

凌雅隆曰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処則聞其言而驚疑笑訝不覺恠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有唐虞之時其德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詐偽也

下誹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自之義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特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二三字當□世與道交相喪然后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

凌約曰觀莊子之言似有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孫大授曰此段承上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謂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純無疵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而者以致品為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頊泉涿鹿之師濠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可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益至是而世與道交相長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世〻喪故世以無以興乎道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此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矣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

古之所謂隱新隱字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明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純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七

孫大授曰此段承上存身師說來亦見文字相生之妙

余有丁曰道不小行遊于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无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李士表曰寄之去來无係戚于其間尚何以知其樂全辯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趣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補存自說耒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德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田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數段遞、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然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可移彼此指窮達而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

同况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惔哉世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性儻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壺外史為作亂辭

蔽蒙之民　繕性求明　離支俗學
荒兮未央　以恬養知　知復養恬
恬知交養　和理出焉　遐哉古人
與世澹漠　遯德下衰　澆淳散朴
離道而善　險德以行　民始惑亂
去性從心　世道交喪　聖德乃隱
興由何興　隱不自隱　存身之道
深根寧極　時命大行　知不以飾
小識傷德　大行道湮　反一無迹
得志樂全　軒冕非性　儻來而寄
喪已於物　是謂倒置

外篇龝水

呂祖謙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本自外至而未造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無中央而未至乎海無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又得其所居旋面望洋向若起大道從無窮之時也

孫大綬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

故以河伯寓言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于黃河獨流泛濫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何中渚岸上脊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辨於是河伯欣然自喜而為廣大之觀盡在于已及其北至于海東面而望水天混涇洋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乃望洋向若而嘆若海若謂水之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言世之以水自多者聞道僅百耳

小則不以大自負海知此之大而海未嘗以自吾方少存乎見小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支道林曰拘于塵則小大之所限篤于時則久近之所尊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无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

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殆於己見而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矣殆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家可也大方又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海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學道者

王守仁曰所以存夫見小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世界則世界又小矣而五帝王之諸人以此自多皆與河伯之自多于水也奚以異矣

王世貞曰小大之分各有其致不可概設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勞不出乎一域物句定域雖至知不能

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小心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始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小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傳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礨空乎計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礨空水穴稊米稗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稱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

出焉故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辨也

焦竑曰河伯欲大天地而小毫末此箇識見便自死海若為說一段道理此箇奉問又自觀遠近證古今察盈虛明坦塗上体勘將來知是則我與毫末而不足謂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謂之大矣

許慎元曰不若與知至倪對勘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與賤不

中之一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茲生茲育於四海之間不循毫末之在馬体乎如是則益眇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奚足多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泊自多於水也殆无以異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占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无

頸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窮時無止分無常始終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夫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于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塗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矣知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㨾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證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證之蓋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悶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掇而勿跂以是而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掇乎前追而勿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怠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悲知分之無常明乎坦塗無奇平而不陂無奇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又反其生也何悅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屈者又伸其死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效生晝

李士表曰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

夜卒始若环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夭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悦其死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為遼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眇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則歎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知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正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体勘將來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見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莊子與莊子乃能識此妙哉妙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

莊仁曰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故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蟭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

郡呈曰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貪利之人皆迷

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則不滯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論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

二十九子彙函 莊子 三十一

大人之行不以文為人

論精粗

精粗說道無精粗言論精粗章亦粗此與中庸論不章

而所不能

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亦不兩行是小大不足為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為勸懲哉

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之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雖不黷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有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污之行者亦不賤之如上文所止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亦細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至德不得蓋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己有我攖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之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余有丁曰上言大人无貴賤大小一宗爰問河伯因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於无分別中至有分別故問惡至而倪貴賤云云此海答之云云此箇分別俱屬心識

胡時化曰此下註五段尤精當白

呂惠卿曰因其所有而有者若東之有西因其所無而無之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個分別俱屬心識殽鑿混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荅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適為分別故自貴而分賤以俗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己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illegible]

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无也呈傍日月宜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于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覩矣而道殊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

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情如人說某人好文字我隨衆喜他則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說某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見他件件事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為稊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芥子可納須彌藐高山也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如是則物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覩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于有無之稱是非之辨亦復如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有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必東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必西之果為西也使舍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后有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李士表曰堯舜吟諸人乃設為貴賤无常之論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陸西星曰此段又即物理而論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小師天而無地一段見傑貴賤今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談非禪繼告之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非又有未定也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覩矣蓋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于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衰人心之所以日漓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毛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illegible]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

[illegible]其不可行明矣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

[illegible]晝出瞋目而不見丘

[illegible]一日而馳千里[illegible]

[illegible]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illegible]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illegible]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illegible]

[illegible]

河圖以數明卦何爲五何爲十[illegible]

門小大之數[illegible]蓋一門一河[illegible]其貴[illegible]也

取[illegible]

亦[illegible]其[illegible]則人以[illegible]

其[illegible]門之見其時則數即帝王之[illegible]

大天后地師像而無陽其不可行也[illegible]

師其樂而[illegible]乎是不明其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illegible]無[illegible]非

古今[illegible]世理[illegible]天[illegible]而[illegible]

何至大[illegible]小[illegible]用[illegible]於[illegible]物有理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焦弱侯曰意在言意言外立言窒窒照應如同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脈尚未吳串始季之流最難看眼諸家箋箋咸屬朦朧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此老之意幾不明于千古

呂吉甫曰學者乎日係于有物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噲則為賤矣爭賤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驊騮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狌狸鴟鵂夜撮蚤察毫末而晝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是於此而或非于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于前而或舛于后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弃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于禪繼而貴之乎然然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

一聞道无貴賤則於為不為辭受取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故河伯問而河若答之云云皆是寓言
凌約曰海若之言道既無分別則无為无不為亦不及以告借自冥行者廣乎之地久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合道是栽植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忿貴賤而不界乎名謝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答曰

以道而觀何者何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固有貴賤則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入有碍如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衍者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蹇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

施則恩少多而不累于利若是而不一其德者未之有也

汪道坤曰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警浪增薄使

大塞如此无貴無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舜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乎慎毋執一而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差參然曰無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由由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畛域無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无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乎其常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為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如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又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于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爲自化若推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知之避與彼立巖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災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明于權而不以物害己也且如語至德者與大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眞之相薄而物不能爲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幹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人應接不暇須更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爲虛湛者有類如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推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誰能害之然亦未嘗特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体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則者也体天著德則屈伸從此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

體會而無所復問

焦弱侯曰數段數重直是精思奇絕中間皆壅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郄就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使文字不板擬如半闕隱語讀者得

是謂入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〻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巳德喪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謂不過是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

吳閔曰司馬云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无形目形綴於此明流于彼心則質凿為神

王儒曰以是為用則一足不知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為累則萬足不以无足之愈故蚿憐蛇〻有有矣觀无有為不足故憐風〻蓬〻矣以有方為不適故憐目目可視而巳心則无所不司故曰憐心也

許應元曰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踏皆勝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〻然起於北海蓬〻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illegible]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illegible]

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令酒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

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

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

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我也及其知非
請辭而退所謂
大勝者也
施仁曰時明時
命之故當敬寄
之求語也時勢
適然者言無為
勞心于窮通之
間也漁夫儱父
烈士之勇情各
有所安聖人則
无所不安矣知
命非己制固无
所用其心也夫
安于命者无往
而非逍遥矣故
雖匡陳羑里无
異于紫極閒堂
也
胡時化曰公孫
龍當時之辯者
虷井中赤虫也

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處猶止也制命猶言造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
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
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埳井之地虾蟆
科斗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信然
人類久矣莊子
添作十年九潦
八年七旱便自
別適〻猶蹄〻
也商距小虫也
蚷蹈也
李士表曰井鼃
海鼈即前河伯
水若之家而歸
於達理明辯物
莫能害謂世俗
流濁所見險隘
雖知有聖賢在
前強欲希慕挽
孺子學行又失
故步蓋以所短
而希所長越分
而求非徒无益
也

大千里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玅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莊子不知有权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趍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盡之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神龜之喻言己往者有所畏也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己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二子最相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訕爾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卯室曰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于是非之所自起者以視堯桀為一而知不知此理之泯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䂂然四解淪乎不測忽夫幽明無方而入于神也无東无西如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于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名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及言之所不能論而規

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錐指地之類也

支道林曰神龜曳尾于塗中鵷鶵非梧桐不棲腐鼠皆嘆時之淪溺傷道之不行也

郭子玄曰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安此同即人之所樂而知魚之樂同然足怪而竟言辯之未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鍼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我問我知之濠上

此一段甚有辯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曰子之與魚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從而知魚之樂也莊子卻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善辯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取給于口皆爲枝葉之譚非本論也若循其本論已知子

惠子之言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煖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于水也故以結終篇之旨云

知我之知魚矣而循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遊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故一体同观若此後来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觀於北海
醯將奈何　大方達观　天地稊米
人處九州　毫末焉体　至大雖窮
至細莫倪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無己　知分知時　一体同观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無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謹于太就
察乎安危　躊躇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滅天　無故滅命　以小不勝
而成大勝　能真井蛙　孔非暴虎
莊叟楚龜　惠鵷梁鼠　儵魚出遊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固非魚

陵希隆曰從上篇來以物害己透下意來發此只急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冒頭幾問又說起兩句

呂吉甫曰有生為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于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時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耶蓋

至樂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哉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

天下之事成則有衰盛則有變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于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于性命之情乎故卒之于无樂无譽是為以譽為[illegible]樂也已

真德秀曰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以至樂无樂則世俗之所樂

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
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
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
無樂至譽無譽

二無有哉反詰之辭言果是有也今奚為奚據至詰之詞與屈原卜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敘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勤作數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昏憂有患之心惛惛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游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逡巡却去而勿與

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争非真名也然後安於无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无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无為物惡得不化哉吳儔曰從首至此一片文字往復曲折剔抉无為之妙

之争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争之以自殘故夫名不争不死名不争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俗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卒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〻樂誠樂矣而世俗苦之吾如世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樂也

至譽無譽烈士之所争真非名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伹于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又要能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

董份曰莊子之所責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敝矣天下流于哀樂之邪而獗其大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芒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義芴即沕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無為則處靜惔恬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情不槩與世人同執形變而有生〻指知覺運動而言偃

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敎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解脫生死輪廻莫不由此轉退之云特被入省中頓妻妾刺刺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死關頭說个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来今亦無去其齊生死幻變無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閧情妄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于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已只是个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欵剪炒不動金綱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極悪無道君割截支体於尔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密中深有進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亦是他問學真实受用自身尚然何况外身而觀化者此處莊子猶為惠子俯就両句日當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鍼芥相投直須說箇我尚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夈問做方壺外史急為拈出為莊生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来証道又却是外史老婆心也諦听諦聽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無情說法無情受㩧議商量總不堪

李士表曰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孫大禋曰此與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後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直讀莊子有生死欣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用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余有丁曰舊說云莊子樂生惡死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愛死耳此莊子之旨也呂祖謙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惡死者以人間為勞惟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汪道坤曰借顏回以譏當時遊說之士

郭子玄曰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小囊詎能容大畫盾定分不可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則死人惑則死言人既惑于我之言則將謂我將不利于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危當時之游士

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小之見不足以大道說之

鹥遥其就其就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知齊侯之驚皇道也人之有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荒

呂吉甫曰海鳥之說欲夫者深思而慎出也衡城塞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于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于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

常適無適施之宜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林疑獨曰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㡭至皆入于議方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陳詳道曰機者氣之動震出于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攓扶也言髑髏從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樂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羣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㡭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苔菂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

機者生也入于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歡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而已矣

先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假借也假借而後生生者塵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率如絲如縷其名為鼈盖水皆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狀其在水土之際而岸之剪水浮土氣漸凝漸厚遂有体質有色沉綠名為畫蠙之衣是曰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舄陵舄車前草名也多生岸旁又名澤舄其性利水陵舄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糞壤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蠐螬而葉為蝴蝶蝶胥之別名也盖草化為蟲質多懦弱又生於田夫野竈之家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鴝掇伏土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健而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者蠛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雖小而自氣血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此蟲相屬而氣于空中故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瀸瀸相生皆蟲類也或不作瀸生說者亦浮大率此蟲無考証諸書列此類皆闕筆乃知阿難宿世惟頭多聞普室張華虛傳博治乎此乎不箰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藥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曰指觸體牛開發此一段要

人認取天机養乎樂乎可
容心哉順其自化可也

王元澤曰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有餘則傷矣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于其間故彌養之而彌失之養之彌厚而彌彌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任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列禦寇曰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

達生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地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体散則

理觀之斯三者累焉詐也素可去則世于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于形也何疑不有于世不責于形則遺生達命也至矣

成始。形精不虧是謂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夫人
莫不知生之養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乎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全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柰何者以倖僥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天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卻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然有不免於為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若故朝夕則思饔飧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世人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少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世生生之道故不正不平生於動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

便宛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遺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遺生則精不虧惡搖其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豈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同本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体而虧体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雖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以大傳薪薪雖盡而大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唯合天而反以相天

呂侍曰列子問至人云云至声色象貌以下皆詳言至人守氣藏神之真林希逸曰天地之運万物之変孰非氣和誠能守乎純氣則不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珍悉反）蹈（徒報反）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音例）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窒不熱不危無是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為物合而成体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于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潛行不窒）

入金石無凝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空而遊寔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然正在乎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真而成出有入無之体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詭浮而御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之道惟處身乎不淫之度而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夫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淫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者虛寂恬淡靜寞無為常藏此神于淵默之地動靜不能傀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机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祇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戶莫不由此故曰複萬物

李士表曰觀此譬明本意益明

羌無隱曰知則水火無不能焦溺况于墜車乎此全于天者斯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褚伯秀曰此節似别是一意不繫上文

劉槩曰德生謂天德出寧賊生謂六賊相擾皆天可常也不可

之終身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明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于天合若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于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郤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音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怨其天不忽其人民幾乎以其真

及殺人乎操及者殺人乎復讎不折鏌干讐在人而不在物也忮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忤於

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孫大授曰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郭子玄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守之停審也故承蜩聽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

世也使人人皆知鎮于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全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于人將不幾返于天乎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音縷)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側其反)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音掘)株(音誅)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陸西星曰物雖有性亦雖教習而后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于淵猶車之卻退于坂覆卻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閒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惟無所矜重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脤）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似歲反）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捘篲者捘蓮茹之草以為篲篲謙言乙不過師門塈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擇其后者而鞭之意以羊性剛狠悦草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世出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俻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又按桓公方乘之君田而見鬼而心真有不能

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其知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策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音篆楯食準反之上聚僂力主反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祝宗人祭祀之官名玄端禮服牢筴豕栅也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寘也腞楯案之有縷文者聚僂蓮管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腞楯之上寘之聚僂之中亦其心為然上二喻皆以為物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結得甚歎美令人有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音甫何見對

釋然者以誒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然為解之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〻說个在〻處皆有鬼物猛將他心中所至頭者徵〻一句挑動之曰見之者殆乎霸于是桓公便與些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典如此肖蓋思分明迎合桓公危他發个光兆以誑一時焉得喜而不笑耶雄豪傑一吾提扎得肝膽相照見非真鬼兆非真兆時歆聳敢

曰臣無所見公反誒（音熙）詒（音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旭）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詰）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鮭蛙二音）蠪（音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音臻）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輾（輾音）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誒詒懈怠失魂之貌忿滀兩結也沈）

一時之人心而成霸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吾外史看莊子到此一發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見識

唐荊川曰此章言养之以至于全者猶先散于外况自全乎

孫大拔曰此段章法亦妙未運用五矣字

水污也煩壤户内糞壤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蠪東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暖昧其在户内則擇幽暗之所而蹲踞于地下又至陰之氣游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户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女而衣赤水倍阿狀如小兒長赤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陽豹頭豹尾罔象形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赤長臂罘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蛇而頭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輾然而笑嬰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帝卷蚕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祟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也

紀渻（音省）子為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此亦凝神守氣之喻也乎言已可用乎虛憍昂頭欵視之）

褚伯秀曰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

狀見而欲鬭也猶應嚮景未見而尋鬭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鬭而欲鬭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靡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視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于累五養鷄而至于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乘所言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金百千萬億而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腐下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常者河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音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胡忽)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王[illegible]曰從此學則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

支道林曰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磬豕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

呂吉甫曰器之所以凝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游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矣

呂吉甫曰見木形與鐻合者然后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

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鐻鐘鼓之縣兩端多有刻鏤鷙若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盖工人亦知凝守守気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

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于神也

待五日七日墮其支体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然一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于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于此与上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一意

王元澤曰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子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也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而稷雖轡御而以百鉤責焉可乎無敗不可得也

工倕音垂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替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矩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澄物上自圓而成規曰

林希逸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休孫之所云其于天命理性

倕者其言成文耳彼蓋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于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后謂之忘也不離于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欠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于適而未嘗不適者斷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后能入于化矣此是莘問此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于足者未必適于要適于順者未必適于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无所不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敕駕反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歲遇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

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苦弔反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

此大有深意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林希逸曰人世有為[illegible]塵垢也真閒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无事之業所謂出世間矣何为可恃何長可宰耶金元澤曰全生之道非至人莫去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猶鳥以太牢九韶其安去无驚叫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迷悟全生之理也

而世若者未可予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于扁子之所嘆而驚其意恐也若莊子者可謂生不盡其意者乎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音兮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陸西星曰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义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兩者之下世諦觀之亦熟矣

郭子玄曰以不材得全前已悉言之至此又發出以不材死一义此老胸中總處皆通死天闕出

李士表曰李以樝櫨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過不可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木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竪市主反子殺鴈而烹之竪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音紫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謂劍以不材而倖免也材無而材俱為看逆中間一路尤涉發泳以其似之而非未免乎累故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當其設變而但通耳

陳碧曰万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挫尊則見議有為則不肖之間欺矣于景何可必乎

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諸本作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言處世之道最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見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木鴈无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无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譽異我則訾是非蜂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秉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于訾故曰無譽无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知用舍者時耳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相與斯世斯民同遊于渾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眹故曰遊乎萬物之祖祖則所謂無名之始）

歟所以然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能物物而不物于物者然不物于物矣夫焉累于物哉蓋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人以己身為万物之貴則貴己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大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專權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智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財則如鴈均之乎不去以自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唯為而歎其歸心于道德也

吳倩曰自世南宜僚至尾為一片文字有首尾有結束元上上品

唐荊川曰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在也皮不去忘其國也蓋形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隱約

不覺則罔以得乃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為之洒心所以去欲寂人入天與為徒于无人之野

褚伯秀曰有其身而為其國雖要於万端而患盡愈深故今无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全去魯之遠也若其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分則万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其胸中也君乃謂道歌使之

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音枯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南越建德之国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国也虛靜恬淡寂寞无為故其民皆若此不知藏无私蓄也不求报无人我也不知義无分別也不知礼无往來也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距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樂可葬去国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有為一切法也捐之又捐則无為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

南越世則以須蛻之謂照居遊守之謂形與物東心與物化新寄物以自裁也君生少私寡欲則无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絶情欲之遠若欲絶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于萬物之上也

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又為薄弱之夫沉溺愛阿不即解脫者加一鞭策益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頭回顧不得人無車則困无糧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能引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游衍坦然由之而無屍故曰无倨傲爾形无留戀尔居則无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慾則无粮之粮足矣此便是遊于逍遥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所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不測而遊于无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發盡譬彼遠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隣尚何離索之足患哉

李卓吾曰離二者而独立乘道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

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契物視而无累去文皮而无尖州俗與大莫之閒不在遠來而自至若虛船之觸舟不怒以无心待物物亦以无心應之也

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趙以夫曰鑄鐘大士奉命而歛民財宜速二月而始成其縣則太濡滯矣故王子疑而問焉刘槩曰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无敢設也委曲依傳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歛民之財

之人一聽其自來乃因其自來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歛之事且大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從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怨藏仁以要人如所

謂享施得衆之意者蓋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朴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于其心則害于事發于其事則害于其政矣吾將于既彫既琢之餘而復以歸復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芒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于吾心不挫則常塗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此矣而況道德之有于身者大塗猶言大道

林希逸曰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兼二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

孫大授曰聖人无好惡既張大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進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舒緩又心無當係不敢為前為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又取其緒期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群居免患害害于后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与衆迕矣混然大同則无独異于世矣故夫昭昭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汗迹故因陳蔡以托意

王荊石曰孔子生一世為莊周所非多矣

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意怠玄鳥也翂翂翐翐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逐隊而傍人也不斥於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增弋加之而卒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鮮不自速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掛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不明方今晝夜近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明道之所以為妙也

八

支道林曰林回棄璧負赤子而趍郭璞令禹當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夫當貴而不待外物矣莊无隱曰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

体道者居得行而不明處則戕矣得志謂得志而行名處則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純純一也常乎常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行与眉不知所之者同於迹比于往削絶者杜門掃軌無轍迹之迹也指势者不事王侯无游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为后世立名无所求於人故人亦不得以脩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然无迹者之所為也至人无聞也而子桞何以聞為喜哉于是夫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逃之大澤之中不華肯自之文而衣裘褐不珍姦口之味而食杼栗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群一未虛已之心与刘子食豕食如人食者意同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況于人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illegible]合其亦與[illegible]于之亦蔡大為其惡與[illegible]十[illegible]人也

[illegible]入之[illegible]回棄千金之[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意同夫[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illegible]

之交飾利故其親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无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自合者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呂吉甫曰待守无二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为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害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揖於前其愛益加進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于千金若以千金之璧為累則赤子之累多于金璧今而捐璧負子蓋以天合者雖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患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當一時體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伏何怪乎觀交之益疎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于是絕學捐書潛夫一去其浮漫之交不復與弟子虛為揖遜于其前虛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是乎感以無心而愛益加進也

者得矣又何待乎乱文何須乎外物哉

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陳祥道曰衣大布而过魏王明如穷之非憊語于言若此而不見害者盖已以遊世之證也王元澤曰遭時得地则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主空势不便而無為之则受戮矣此足揣神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音敗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乎騰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劉須溪曰以比干之士比之则

見其澄驗

陸西星曰猋氏之風猶猋氏之頌已自无己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己以造大和无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是太体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

郭玄曰天地之行非人所得已運物之泄非人所去聞無受天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具无節奏音響故曰无數犁開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精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己而或至于大則推己者過矣愛己而或至于哀則己者過矣于是為焱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个歌者之誰〻即斉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將見无有受者无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者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損州典之待逆不敢以為損命之去之也執臣之逆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无受天損所以易也林疑獨曰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守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貌之如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以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无受人益所以難也

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音意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食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又借顏回發問遂句而斷其义何謂天損飢渴寒暑窮桎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知臣子之聽令于君直易易耳故曰无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得言

呉傳曰性者天命之性此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岸文子吞豆人所得而與我故至人處之安然尽吾身而已

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无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己无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力不知力外輕重之分而歆羨于儻寄之物非所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貧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為殆異于烏之所以自處者矣烏之輕耶莫如鷂鶻鷂鶻即意怠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非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鷂鶻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无受人益難何謂无始而非卒盖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无窮而万化之物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无天則无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君无主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猶有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尔有人天也而人之不去有天則何故考是在性分也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自化化上至于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夫聖人之宰惟晏然體逝而聖修之

諸伯秀曰物无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莊子提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發意乃毀仲尼甚於聃上皆繫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李士表曰叙得深有情曲觀鵲之利而從耳目文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是以為戮是忘身迷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覧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濁

生士畢矣逝卻赴若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終其逝則何人非大何天非人也而自不受乎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起虔反）裳躩（九縛反）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力信反）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

未嘗有刻迹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處以遊世如典襲王言者雖足以無畏而畏人之畏不可不然也

、趨以夫曰夫歎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而形忘則所以自河而所適安有不樂歎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者云云是身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欲故並子于終篇言之

也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類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于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閑闇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誶且鬪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遠俗犯禁自取辱戮亦固宜焉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去安往而不愛哉

劉槩曰是篇立論始于子方之師人貌而天虛盡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匣文侯悟所存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揭師意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子林希逸曰言東郭順子見其人同而独任自然虛而順物故其不失土梗者非具動也魏真為我累耳知至真者以人為累也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其炎反）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為我累耳

林希逸曰部頑不正容以詔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知是眞徵和

子大授曰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必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礼父之嚴有斯節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声者目擊往意已達无所容其德音也

劉曰大可為也礼不同為也不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

言而信等語叶夫子語神化也而回自不知其所以然故瞠若乎其后也

支道林曰瞠林云直視貌无器而民蹈乎前謂無名器而民舜蹈其前也

莞无隠曰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独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尝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尝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

絶塵而回瞠若乎后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悪可不察與夫哀莫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

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蹈乎前者終以是而已
陳詳道曰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扶者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旧說尽忘之則无得之得即为真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察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曉出東暮落西凢有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々謂動而作也是入則亡々謂休而息也造化亦大万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个所以大者乃自大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为軀殼所累不去化以待尽損之又損以返于虛感物而動牿之反覆日夜無存而將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去窺乎其前丘々上之高者規取則之又覘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々止也前修往哲皆去不忘所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无隙以濱于死是終身与改交一臂而夫之誠可哀矣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旨也交臂而失猶言對面不相識也与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待數者乎吾之所以著者乎汲又指間而言著旨顯明之又所以著又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于日月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虛无之靜有不可以色相形声求者故彼已尽矣汝惟不知

王元澤曰稿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独謂其表離入無遊于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
刘须溪曰夫肅陰之気降夫下赫陽之気昇乎

化以待静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肆者市馬之地唐者无壁之屋求馬于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于有見有而不見道知上之言亦言辨亦辨言道言亦言道是皆以有求于我者至乎瞠若于絶塵之后而不可追也言吾常語汝隨其肢体黜其聰明語亦常恭恭而服膺矣吾服汝矣甚忘而汝服吾也亦甚忘甚忘之与求有也之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殉生執有說義忘字便若無著脚反起虛无之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乎故吾而吾自有不忘者存盖故吾即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去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乃牒反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上二仪通和万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非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為也而不覩其功用之則萌于恍惚死則歸于窈冥無端則莫知其始无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為之宗主耶陸西星曰此道詎有所得之其至美至樂而已其于死生如數易藪與易水猶尔小变又何疾焉夫天下者萬物万物而為一白其同者視之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知字少変而不失其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体皆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古沒反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変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疾之言惡也所以不

則四支百体猶臭腐耳此之生死猶寤寐也況其患乎故視軒衡其軒冕然若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内不化者也

部子玄曰吾在于我未始非吾其樂无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汋挹而澆利豈有所告焉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

惡變易盡以藪无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一大常也天下万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真常在我矣故四肢百体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變態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況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盖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乎心乎為道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遊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作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音酌）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曲西反）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子自翁以誑爍去蔓而識天地之大全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古穴反）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不者特寓言耳大夫即孔子也）

百里奚爵位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音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人則解衣般(音盤)礴(旁各反)臝(力果反)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音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音境下同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臧丈人太公望也一

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盡非特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々如此特竿自失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令之也瘳治之也其無他當遵先王之令不可更生他疑也典法無更无變令也偏令無出无專令也懷慎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斔斛不入四竟不懷疑也斔與庾同大公之政如此信乎之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

林鬳齋曰德充于內則神游于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机而泊然自專也不能門至分於有也有懼而所長喪至於且雖射乎

陳碧虛曰貪生外物於吝无所不至舉之物不生為害而君心自為之害以至于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于真其

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回之問亦是至人無夢豈有心為夢耶夫子于此有難于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于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竹九反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川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后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后來之矢復

[illegible]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illegible]

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

爾於中也殆矣夫[illegible]

于發復與人无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无往而不猶象人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

呂涛曰叔敖三已而无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

寓于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祛而不三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事一履艱險便自退卻不得實用即為死生有變于已而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慮擊日逃處方去勝人故觀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懸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焉去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門青天下潛黃泉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虛之也中有養焉耳嘗觀居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憂寐卜所養之淺深若乃猿猱穿頭魚潛依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机便成絕技此個慣習亦是他神在處存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卻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万古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許音）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

死生无變者莫道以至此地方乃極則不然皆外狥而中治者耳終

刘槩曰鼻間栩栩然則其意以踴而深之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貴人賤我哉

褚伯秀曰楚王凡君旬国存亡之喻明物我内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在我邪忘乎彼方將躊直留反躇直于反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居業反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音敗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

李宗表曰此言凡君之道不以國為亡

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錯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存亡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二乎內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哉

孫大授曰人必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与天游也

郭子玄曰莊子之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故極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会

新鐫翰林三狀元合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二

從吾　焦竑　校正

翰林三狀元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南華經

逍遙遊篇　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大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宙宇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鵾鵬寓言北冥云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有不語時）（乘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陲故曰怒云云）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歸而遺其所寄句

林希逸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豈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

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于南溟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風名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去以六月息者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高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后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從六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此不會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意不相蒙而難于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扶搖九萬里之上大空豈象也上云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此氣机吹噓鼓舞乘以出入有莫能知其然而然者到此

陸西星曰首叚意在充積之厚然后有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寬用其力真見得自己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跳人寰空宇宙出門有礙知何去得

焦竑評繞小大者先小先大者

明摸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蟠地烟縕交容之狀言天之蒼蒼以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今將圖南坳堂坳堂之四處傾杯水於堂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峯而能搏鵬翮于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也閼不通也圖謀也南南徙也

蜩條音與鸒小鳩余音鳩笑之曰我決血音起而飛搶鏘音榆俞音枋方音時則不

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至而空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明說小夫沾沾自喜）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果飽貌）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此喻小夫之見蜩小蟬也鷽鳩學飛之小鳩也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于地也模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亦無他願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說喻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厚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搶榆方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責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粮意是自風積字面上換轉）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音窘）不知晦朔蟪蛄（音惠音姑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又撰出湯棘作証

孫大授曰既説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事異同而語有變化是也文字妙処

唐荊川曰鵾鵬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糞芝也朝栄而夕斃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知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于造物者知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年壽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者也所知所歷者而自足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之圖南斥鴳之騫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力也

焦弱侯曰小大之力結上意生下句知效一官以下言言大小之辨

支道林曰夫道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鴳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体外鴳以在近而咲遠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于放浪物々而不物于物

此小大之辨也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鳥末句小大之辨也結上意起下意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此下又說正意六比去聲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去聲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上同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可智

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比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乎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于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節小廉也遂為宋榮子之所笑盡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請定

則無求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道求難不適此所以為道遊也

陸西星曰上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無名則試舉堯由見意而後及于藐姑射之神人堯由是亦大而未大者

外之內辯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數〻然效用效用于世者固有間也雖然樹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也而不能忘〻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辯矣而不能忘辯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反非不令然善也彼其乘虛取氣視世之數〻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于風也若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四時消息之變以遊神于無極之先則彼且惡乎時哉所謂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字如)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去聲)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去聲)天下天下既已治(亦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音焦)鷯(音僚)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譬諭作結不說破

陸西星曰此段本形容神人之大

范無隱曰山以諭身貌射言其尚眇神人即身中之至灵昔人往求之尚眇之中而得其至灵者則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御龍游于四海之遐論也或者求之于外不亦遠乎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去声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偃鼠潛伏之狀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未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我不能舍我所樂以代汝亦猶尸祝不肯遠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去声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声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音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去声乎文章之觀去声聾者無以與上同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音扶知音智亦有之是其言也瞽盲之言正是汝之謂也猶時女音汝也之

王荆公曰此形容神人之大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歟求也乱治也孰弊〻焉勞逸其神以天下為事言堯舜有為而神人則為堯舜之上又有此等神人也

弱侯曰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

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垢音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處上聲○藐姑射山名肌膚若水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濟性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烝物無疵癘而年谷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汝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斉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无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礴萬物以為一世祈乎乱蘄之言求也乱之言治也神人无心于治迹而一世自來求治于神人是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也孰弊〻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堯舜之人也兢〻業〻一日二日萬幾正槩〻為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且不以形用故一切

秕陶鑄堯舜謂堯舜事在陶鑄中也

孫大綬曰上說神人已是之極了又說人異此

外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

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參同契云入水不濡誇大不焦非道德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秕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抑非小了陶舜語至濟者自合如此逕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音窈然喪其天下焉

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互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普口切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極言周滑迨將絕俗將睽離而无所用之代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曠閑可以全生蓋君子之李先入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

非不呺（曉平聲）然大也吾為（去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音平）澼（音僻）絖（音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去聲）吳王使之將（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自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呺然虛大之貌掊擊之也不龜手不文理龜折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也蓬之心謂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孫長星曰通篇反覆說前只是言小智不如大智末二句卻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大而无用故篇末言此廣大齊問然有用處

羅勉道曰此篇以逍遙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鵾鵬蜩鳩斥其所化太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下同故其為逍遙遊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處平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去聲下同繩墨其小枝卷音權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上聲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罔罟音古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去聲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狐屬敖物之閒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于禍斄牛旄牛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况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斷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有之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本鄉處蔭休影

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同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為逍遥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鵰鳩斥鴳于鵾鵬乎

足以自樂且無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大斤斧物無害者者機黙者雖有用而有害間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及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及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訊故篇末言此篇廣大學問然有用處但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盖這箇廣大逍遥原汝合下本体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衝蕩蕩鳶飛自能飛洞海淵淵魚自然躍自非莊子灼見道体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顔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剛毅任道重遠皆是這箇莊子首篇以逍遥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于无迹而后已惟大故能逍遥也

題爲兩人問答未作冒頭

孫大授曰忘我二字又是前篇至人無己生來共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首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致歎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此

內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塔）焉似喪（去聲下同）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隱几憑几也嗒然解体之貌喪即忘我謂忘也蓋形與神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无生氣也心與死灰無烟焰也皆答然喪耦之情狀昔前者也子游言前者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无己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于聖域矣）

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音扶）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致歎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之簫管

王荊石曰看他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不形無聲端倪發于古竅穴口有如其刻者

呂吉甫云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卻從天地間得其元无根者曰風知風之所起与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

也此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方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气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声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意反以是形容風字亡成而用意奇迷自莊子筆力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反而獨不聞之翏翏六收反前曰法不聞後曰獨不見況深文字之關鎖乎山林之畏音偉佳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起權反似臼似洼烏瓜反於花以上木竅者似污者激音急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豪者宎音杳者咬音皎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愚音泠音零風則小和去聲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調調之刁刁乎狀風声子游一聞

三籟便要計個道理故曰請問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意氣者翏翏長風聲也果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

陳說道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于天則衆竅之中怒而號者誰耶分明有真宰主張之者

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汚者激者謞而声止謞者去而聲疾簡文云若前去之声叱者出而声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譹者下而聲濁宎者深而聲留咬者伏而聲續于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声氣先後相和之変恚泠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厉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

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毗至反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吹字句下皆自獨造物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声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于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風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又矣知此則声氣所出之原不歸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個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

是以謂之天籟

陸西星曰文之摸寫人心許多変態写上風不同一意自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上秀来此老搆思之精微與文字之変化自有別様天巧非人可及

唐荊川曰此亦是有物之后人欲横流諸般膠擾是非之所由起

大知閑〻小知〔智音〕間〻大言炎〻小言詹〻〔占音〕其寐也魂交其覺〔教音〕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鬭縵〔慢音〕者窖〔教音〕者密者小恐惴〻〔端之〕大恐縵〻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側據反〕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古咸反〕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大知閑〻大知之人忘已忘物意見不生灰心槁形机于喪我故常閑〻閑閑者從容暇豫之意孟子亦言智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〻乎小智則日以心鬭故常閒〻閒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智耳至于發而為言則大言炎〻小言詹〻炎〻精光上燭也詹〻整齊前後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則魄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魄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搆之心生焉大智之人不生意故能靜能應常應恒靜而其心與物相鬭不能已已是故有縵者窖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変萬態

焦弱侯曰喜怒哀樂以下十二字摸寫接物之情狀変態百出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

終身役〻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縵者心慢為異儒无斷柔惡人也窖者潛机不露深不可測儉人也密者分銖較兩筭無遺策細人也小恐惴〻心事不寧大恐縵〻纔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快若机括刁人也守勝者不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畱詛盟誓不敢動物人也小知之人心闇若此但見人歎日前天理日消〻文〻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骨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文也謂其溺而不反也此等机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洫老洫之人其厭如緘厭如大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以復陽乎言又不能也

喜怒哀樂音洛慮嘆變慹音蟄姚音遙佚音佚啓態奴載反樂出虛蒸成菌其隕反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此節按

二十六二十七言言才采訂

奇變慹者熊佚
者啓慹者　通
上一等人皆有
如此情狀出也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狀

此情已認取眞宰作衆竅之後天籟來也

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者反復不定之意慹者憂疑不動之貌姚央痒也佚縱佚也啓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尔作尔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慹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眞宰立箇情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彼無我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之風離下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無所取之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於不得其眹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不得其眹此作一句看眹眹兆也不得其眹即不知其所萌也又欲求得其眹除非是眞宰有形今也眞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眹可得無眹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眞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眹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塩味色裏膠青決是有不見其形足為此篇之斷案

王荊石曰此節從形骸上認取真君真宰真君即衆竅之天籟后章之天倪也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第)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藏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羣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與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然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不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蓋臣妾者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皆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足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有似遞為君臣其果若是乎孰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遞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謂皆是言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文上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有此者與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离不以求得而有不以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林希逸云知者以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咨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此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我然則終身役役苶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辯相靡，如字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使與我相守不忍忍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卻將他與外物相辨相靡于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恤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袞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薾然疲神勞役白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苦人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卻迷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

李士表曰儒者以成心為師釋氏以成心為所此謂成心者則天然自有固是固非之心和之以天倪和此也休之以天均休此也

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无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音預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知。吾獨且奈何哉。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又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illegible]與接為構日以心鬬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之[illegible]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之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又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纔適越之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之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无有為有也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

陳詳道曰言雖非風吹之吹而其理实与衆竅无異

能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柰何哉

夫（音扶）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音耶下同）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言非吹也）

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〻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同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鷇任天之任愀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於鷇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鷇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鷇等耳與鷇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辨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体認

道惡（音烏下同）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

支道林云此章
不書出是非字
齊物者齊其儒
墨之是非也

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以明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
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
可自失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
真偽是非雜而並出于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夫是真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
薄之如此是非〻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是若以明明者
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
而後是非之可泯者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

知者明德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己
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有天下何物非彼
何物非是若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不
常〻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于彼是亦因
彼而已何及與之更辨其非
是亂故曰彼出于是亦曰彼

陸西星云彼是方生之說只見得一邊故相非而求勝至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至人于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其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

郭子玄曰儒墨之是非各私所見明則復命知常无是无非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雖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死是無非之中忽生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一得其耦遂兩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聖人不由也而照之言曰因夫是而已如是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之意見矣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既曰因是則泯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則於身流之而不復求耦於彼與便

三

偶對也樞要也環中空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

唐荊川云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就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而觀之揔謂之一指一馬而无彼此之分矣言不可有我矣

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起恩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實在那邊終難足齊若只曰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若不得其耦則我與彼混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己度人執於有我央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哉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我手而遂謂之非指乎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爾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均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

郭子玄云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恑憰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明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音烏下同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此正謂齊物論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去聲是舉莛音庭與楹音盈厲與西施恢恑音詭憰音譎恠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扶又反通為一

若使不起有我不起見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賴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謂成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謂我之不然也如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啟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常恠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一矣故曰道為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泯默又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是而是是非〻於是乎泯矣

焦[illegible]不用
寄[illegible]之自用
寄物則通〻則
無入而不自得
矣若不知其然
勞神明而為之
乃所以為不一
也

孫長星曰今之
論者竭神明之
知愈求其同而
愈不可得不知
無物不可本自
同也乘徂迷惑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去聲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平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一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眾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于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于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〻者自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鉏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是非兩存[illegible]

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數未嘗加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

孫大授曰上言達者知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其次漸下至是非之彰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我自愛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云云下果且

乎天均是之謂兩行○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輸芧栗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勞神于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泥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于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平聲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

有[illegible]戲二句見得畢竟無成

呂吉甫云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皆無成也奈何後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成

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知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爲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時自是非主而道于是乎二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但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且果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者起于有物之后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三子拼虧成的模樣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聲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骨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爲去声

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
世其業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
曠來作証做師曠倚地聽明其人却以膏灕枝策而行此亦
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誤
既文引到惠子却是愛而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
辨莊子雜篇謂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辨特又曰惠施之口
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殘乎其盛據梧者以梧為幾據而
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
異乎人故嘵嘵不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
意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成其愛而虧于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論終
終成無成文字恐文字之誤綸絲綸也終終身無成此是文
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皆指上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
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
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成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算莫
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你我皆落成虧套中不能自悅乎

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是套子自既有是非之後轉相因誰能解脫惟有聖人不落此套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不落此套滑者疑不定疑是不穩皆為是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劌同看熟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林鬳齋自謂看得莊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于我而已蓋我執己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般

焦弱侯曰今日有言於此承上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卻恁地明正是妙處

有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此等○其肇○端入）（妙處）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轉語下鍵）

然之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俱是一般然亦最總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以形而言有之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溟溟涬涬莫可措語俄而說箇有无兩字大是惹草沾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无也何者當初原無個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俄然說個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无了又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孰為无也如是則有无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抑其亦未始有說乎抑有說則不異于鷇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文來雖然二字謂彼我易地而觀總是一般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之氣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无極之先蓋當原無個有不特无有連无亦无今也俄然說個无字從空落影已不是无了又付上一箇有卻是影上生影如是孰有孰有而孰无也不可言也今我則有說矣故下未知吾之所說者云云

唐荊川曰此兩句雖是設諭以明是非有无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十百年独到之語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上聲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二。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自箇是直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无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無可稱大泰山无可称小殤子亦可稱寿彭祖亦可称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理盖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体混合為一魯何入小夭寿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就是言也且得无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與一為二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对却便成三此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廼：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于等曆之人亦且不能筭其未尽之数也而況其

郭子玄曰莊子所謂物論蓋指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然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

李士表曰自六合之外至原先以明神聖之数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凡著乎、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音軫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物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個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畛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〻對有了是便有非对故有左有右論義分办争競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恁他說來如是云〻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則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以春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實

王荆石曰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為肯綮盖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冥無所容吾知処而藏其知于不知則是復処乎嬰兒渾切于无極復歸于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人議而不辨辨議論三者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長短辨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標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鬬與天下相持以求勝胸中只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夸也懷沖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若不欲自見衆人則辨之以相夸于雖然這等夸示來以自見終是不見知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辨也者有不見也

夫（音扶）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音謙），大勇不忮（音寘）。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音刓，亦音完）而幾（平聲）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音保）光。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辨不辨者胸中見得了了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嗛嗛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仁

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揖與還道編同

此等評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嘵嘵然與人爭則必有不及辨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常當繫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清則近乎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圓若昭焉辯焉常焉清焉忮焉則大露角圭幾乎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雖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何端之有何竭自此之謂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葆光之人不起爭辨不見人我害伐

宗膾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對以大道貴之旨謂上三子猶存蓬艾卑微偏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吾心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日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無私而況至人無私又進于日者乎賓之不亦而照以天可也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音宜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音烏下同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温寢則腰疾偏死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音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音即疽蜈蚣也甘帶蛇也鴟音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徧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詳麗平聲

郭子曰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誠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鰌猨

三者以明方物之異便次第見麋狙鴟四者以明美惡之无正又蚕蔗扁藁寇鱶魚毛嬙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唐荊川曰三人不知利害此便是死生為一條也

焦弱侯曰此承上言至人之事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乱。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二句却是杜實頭結緒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音汝下同亦

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于驕反）炙予嘗為（去声）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音吻）合置其滑涽（音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徒、反）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音烏下同）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去声）死之非若喪（去声）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

知雖使黃帝所之亦加嵌惑知予所言之人則不得於人且此便輕易許之論如方見鷄卵求乎便求候夜見彈雀尚未墮地便求鴞炙不亦太早計乎哉試安意而言至人之往子亦妄聽所之何知奚若何如之甚大旅之最奇者以下俱是至人虞謀

孫夫愛曰生寄死歸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得迷造化斯為受用又惡知乎死而

有知不悔其始者靳生之誤乎該以麗姬設喻又以夢覺爲看

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釣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不践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实也瞿鵲子言是大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知雖使黄帝聽之亦加熒惑如予所言之人與分尚畢到不得至人田地便輕易許之者如方見鷄卵之未捕子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先便求鴞炙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予亦妄意听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盖至人明並日月道貫古今而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禄不入其心而死生無変于己故曰置其滑涽以隷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管汩汩昏昏鶩逐於榮華声利之塲以分相隷以势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隷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聖人愚芚此道皆上事也芚渾芚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我独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純成純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㥁

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無變于己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違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夢覺耳萬物盡然而已矣故蘊蔽則又不自解脫悅生惡死妄逐執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一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斬生之誤乎故以娓娓設喻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還造化方以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后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卻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吊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后而有大覺之人見我知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而為至樂其言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后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窮日月挾宇宙而乘雲氣御飛龍而遊夫四海之內者蓋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靜躁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

文道林曰上既言又待万世之后遇大圣乃知其解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彼即大圣也大客却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者也

陳詳道曰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泯亦无迹焉其声或寄

常若海永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旦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音烏下同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矣、而待彼也耶。總結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〻

之是非於化声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极也言其終于无尽而已樟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无畢竟此即無意之說也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万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辨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虎不能相知人亦彼若與我黼黼受其甚闇黯昧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的人正不得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到的人也三不得如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寡濶難遇然他卻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辨和之以天倪也就是和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無辨声之変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以必待於彼固也若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可優將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辨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无竟言吾身亦可寄於无窮若曰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礙安得無竟乎

林希逸曰一篇議論只只乃以二譬喻作結

孫大綬曰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寓喻物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于物化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和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罔兩問景（音影）曰。曩（奴黨反）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余下同）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音附）蜩翼邪。（音耶下同）惡（音烏）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音許）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而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罔兩問之澹薄者問千景曰子之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蛇之蚹蜩之翼耶蚹蛇腹下齟齬所以行者蓋蛇以蚹行蜩以翼飛而附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又有主張之者耶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這箇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还是一箇还是两箇今將自己
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
志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則遽遽然周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
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蒙為夢裡之蝴蝶今為
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
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
古今要竟混融為一也蓋又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蝴
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
所以然所以不然哉

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蓋文到物化田地方辯不謂林物不
見兩頭顛倒情淚頃且一簡則不消有待矣與之謂物言
豈彼之道用彼口以一有分則謂一夢一理而之一蝴蝶若學
夢覺彼之不合何分分合夢與中之蝶令為
與蝶不可同用分了覺一以汝我夢蝶蝴蝶周
也不知其周謂了見覺其夢了為夢與之真周
古可夢謂何不知夢蝶周蝶夢為周蝶適
真説了昔日喜了為蝶則人生物之喜意自適
者在彼夢不知其為在彼者還是一箇還是兩箇今謂自適已

郭子玄曰形者生之所托神則為生之主盡无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真人誨以无以有涯隨乎无涯無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性者无心於

內篇養生主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生也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日夜與物相辨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生無愛於己然後謂之善惡生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知音智下知同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來加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與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知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之箇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濱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為

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形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

陸西星曰物各有理須共理而

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体本自清凈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学道者只宜虛凈恬淡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待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上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若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此督脉引起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欵不北修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都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体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去声下同）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恕之則無應乎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妙譬則牛也神譬則刀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以故各得其理而已

郭子玄曰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則刀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斃是為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于乎曰所以得濟下新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

所踦（居彼反）砉（呼歷反）然嚮（音享）然奏刀騞（呼麥反）然莫不中音合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備結反）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啟）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硎砥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聚處）吾見其難為（如字）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至于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欲知韜光物疑其適事尽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是以至貴之要處靜為先非虛靜以全神非靜无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

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音疇躇音除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嚮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讚而善之讚嘆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云云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力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竅一遇大骨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耳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動且久矣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者無厚以无厚之刃入有間之節常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焉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節骨聚会盤詰之所心手難熱

焦弱侯曰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一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

亦又怵然警惕寧視止視遲其㧗導微其遲動惟恐一[illegible]綮及其謋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及拂拭磨盪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又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盡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究竟畫筆末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烏乎介也天與平声下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如字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竹角反百步一飲不蘄音祈畜乎樊中神雖王去声不善也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卽以身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杖措黿咢遊於殼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者而胡為胡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為刖而彼獨刖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生也蓋皆天與之形人與之貌故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著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之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夫籠中盖以神雉王而日有驚擾不善也今右師處于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于其身

老聃（吐盤反）死秦失弔之三號（平声）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去声）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哭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指窮於薪火傳（音專反）也不知其盡也

郭子玄曰老聃大聖南華所師彼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号已為方外剩決太弟子拘不能无疑遂告以來去適然之道之勿相謂帝之懸雖造物不得以係之

夫至人無息不以戀々之情係乎其人若子非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宜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荅故而然之都說老子非而老幼哭之皆至翻哀而若子者不是然又其所以会合人心

[illegible]為薪之理者大淳无究竟養形之理神全不灭有形終于有尺在我不得不養是以李貴乎全而収之形得全収則神无謬患出有入无何往而非王伏布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北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者必有深于用情之慮故不求言而言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遠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刑者型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時也予指予弟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変於己者如此則昔之縣解矣

[illegible]

人也此便是至人生旣無安於已者知此則留之縶解矣[illegible]
第而欲之以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illegible]
情[illegible]生一來[illegible]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illegible]
[illegible]

呂吉甫曰顏回歎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先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哉

内篇人間世

夫道非絶俗也德非避世也明夷蒞晦和光同塵世之出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内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槩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又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若乃平日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己中得來和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声）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声）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音扶）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陸西星曰：名勝而實亡，智角而爭出，二者凶器，非若子保身知世之行也。

支林曰：若惟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惟无告上公則已，言則又且乘人而鬭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刘須溪曰：目將熒之，色將平之。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乙八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氣；名聞（音問）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上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下同）有其美也，命之曰菑（同灾）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音烏）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戶扃反）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衛君者剔贖也。行獨言偏行其

丙語極一時流通之狀此時方說去矣其為我方廷就求退之不去况暇身之辨

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之中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无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云之即立以與易之意訴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然亦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待往而刑言汝殆亦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己而后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鬬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夫名知出夫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矼者貴乎達人之器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將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又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太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太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于彼者故命之曰菑人者人又反菑之若不凡於為人菑乎夫彼衛君者若以苟知悅夫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惟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鬬汝求勝汝

王以夫曰能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合臣有勝君之名也天君若叢枝胥敖有扈非徒怨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也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去勝化也

於此將目將熒之焉而眩惑色將靡之焉以求平口將營之焉以自解容將踦之焉以為恭心且曲之焉以順成大彼將鬬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以水救水如以火救火轉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戍順如此後來愈益甚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于君也信而後諫未始則以為謗己也若待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又死于暴人之前矣所謂殆往而刑耳者如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紆甫反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子礼反之。是好去声名者也。昔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户，國為虛厲說三国，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用實不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声也，而況若乎。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彼何謂若也是皆修其身而下傴拊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雖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擠之曰是好名等

郭子玄曰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固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此未足以化之也

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丘墟身為厲鬼其用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挪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挪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況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者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去声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並音烏可夫音扶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訾音紫其庸詎可乎雖然一轉

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為充積孔揚之色推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倏而敬倏而怠倏而喜倏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往助之為虐因撫人之言語以為威案肆加飢怒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摸糕美小聰明名之曰

陳詳道曰顏回更說三條仲尼尤以為未可意謂当理无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宜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害然於化則未以其缺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況大德乎哉

然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耶音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其里反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直革反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音烏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音牒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音扶惡音烏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回如此只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質直也人之生也直而內

唐荆川曰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奇物无心順物无情千古聖學之根宗无出乎此但讀者容易看過故不察其妙耳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愈其弗一聽自然非以己之私意蘄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己聽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可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諜當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去声若有而為之其易去声下同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王元澤曰顏子聞虛為心齋也而霍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无我也夫子嘆其盡善而又告之

吳儔曰視有若元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言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于當不會于虛此為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更思其則再无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𠀤有則而為之亦豈易邪有則有意又易則有固我終不出于自然故與皡天不宜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諜之意矣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去声）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去声下同）。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苦穴反）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音扶下同）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音智）。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

以顔然之日而聽氣不息也故外難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顔子一得師旨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教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災辱汝若不眩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若無間之豪不得已猶言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欵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感相者直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雖以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麗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為庶幾大抵只一虛此心為盡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

林希逸曰葉公之憂在利害去害之極不過死已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

吳無隱曰寡不道以懽成未有不依乎道而能

有空竅則容光又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彼心逐於此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耶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歛藏于內心知之思屏黜于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於是則虛靜之体不為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燭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王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去声下待使同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去声下同諸梁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

[illegible]言[illegible]病形疏无[illegible]以也介也[illegible]細[illegible]乞歆清自謂服苦非有求于世雖家人亦然何至内熱飲水若貪利務外者身則要思之為害說得甚當切

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音竄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平声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又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楚使葉公之斉疑有兵革之事公謀于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斉王之待使也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辨大事故昔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欢而成若若不能得其欢心則事固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劳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以下句解見上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孫大㮣曰大戒即大經大法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便是義命此生念頭起于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無已死生無變于己者

以夫音扶下夫事同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所遇不幸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夫下之夫

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于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尽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己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迁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為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不可柰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所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尽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

唐荊川云上言臣子之命以解其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世情狀數字世故者方知有味

也不知有此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于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己死生無變於己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已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隨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音扶）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不同不須辭命一見辭命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可濟事也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善則又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于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听者莫莫者疑義听言者疑則傳言者又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王鼎石曰此段敘以事當謹始蓋天下善終者少始焉善者而後卒以不善繼之況始不善乎

陸西星曰先言處世之難後告以處之之術

唐荊川曰乘物以遊中託不得已以養中統前章入則鳴不入則止之意

授大授口莊子處世无非不為物先不為事始不得已而后應事君交友皆然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去声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去声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去声氣息茀音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平声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凡皆作始者不知所順故始焉者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于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此求而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

先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
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
則易取殆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使
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諭如懼焉
之獸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厲忿
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尅核太甚
人皆樂其不堪則又以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
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
知所終也故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又稽其使獎行又
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亦君之命而來傳其
常情而已不可率易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
遷勸成蓋以過度則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
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
久若一言憤事兩心生厲惡矣一成敗悔何及故曰惡成不
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于無物之天
托于兼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
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擬謂
还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又于知為之未而不循天理
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
易、耶又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

詐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多者抑又多矣

王荆石曰顔闔將傅衛諉以就不入而和不出使虎怒而通焉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又在乃識之士炯烛先微進退以义可也

王荆石曰通篇所言皆权变權術莊子有言明于權者不以物害也

孫大般曰是發三喻欲使量己量人无伐才美无仳惢心然后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音厥。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徒頂反畦戶圭反，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无道之儲可傳也

褚伯秀曰此雖論涉世之術亦在以無用為用

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去声下同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下同矢。以蜄音腎盛溺。適有蚊虻音肯僕音朴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顏闔將傅蒯聵問於伯王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无德也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來又危吾國一以法度純之則猶不旋踵且彼知之適足以應給他人過失而自己不知吾其柰彼何我作玉於是蔽之以戒慎敎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師人之本而戒慎云者方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和誘道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尤竟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酒恐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夫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己之能彰人之過則又自取疾害且失

李士表曰曲轅櫟社以无保為保申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

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繩準也無崖言无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兗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无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導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使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己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介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蓋虎一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怒之彼雖異類亦將與養己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蜄適有蚊虻聚嗜則當僕僕緣拊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缺銜勤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雇寧寧碩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己量人無伐才美無犯心然后无道之儲可傳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

性也特材求用而不發分度宜名益而嫉貪生利饒而禍患至雖欲排擯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

郭子玄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

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散上声，下散人同）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木邪？夫柤（音查）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若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上声），自掊（音剖）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華士表曰况充之散人又悪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子徒填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于无用而匠石謂社自榮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已若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无用為用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

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音促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音后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匠石歸而櫪社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於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无幾矣今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実熟則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若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即辱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柰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去則汝雖有用亦凡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人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一取況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也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櫟有不為是焉耳

傍

趙以天曰前諭人木不材終天年次諭荆氏楸伯天为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為之用致之為尤深以之為尤察故无用而用以之適不才而才為之使則遊人世閒而言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音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軸解不實也）而不可以為棺槨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地名）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大宗屋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樿棺兩傍合木）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

刘槩曰只数句頓挫起伏抑揚无限隽永

大祥也。商丘之地有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于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蘋蔬之蘋蔭也木之大也如此
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
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氏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
其㚖則使人狂醒知醉三日而不能已然不是果不才之才
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
者其亦以是不才故精神凝固人不壞而可獨存也夫宋
之荊氏其地宜楸柏與桑固亦有大者然其比地而上則求
狙猿之杙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
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樿傍者斬之矣
樿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材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故
故不可以祭何比在巫祝則以為不祥者矣而又不知神人
則以為大祥者歟

支離疏者（体不全癈疾之人也）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會音貴撮子活反）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髀音陛）為脅。挫鍼（衣）治繲（浣衣 佳賣反），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音嗣）十人。

林希逸曰引接輿之歌以結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祉浸人之物无厭之心然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不切唯其知涉世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鼓筴播精簸米出糠粺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逸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不徵簡其瘵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役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猶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不自見不自伐蕆其用於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世而自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自昧其明無傷吾

之難可以免世而无难矣

陳碧虚曰此蓋因論語所有借以諷侮聖門也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鳳兮鳳 今聖世

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已將欲開太平於萬古挽淳風于三代耶来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无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而已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于羽殆易于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何又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而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成膏以引火而自烈桂以味辛而見代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壺方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雜 殆往而刑 未達人心 咼揚於庭 不信厚言 技戶寔矣

回也請行 德蕩乎名 胡以彊繩 王公乘閒 剖干殺縫 內直外曲

匪量斯入 知出乎爭 若惟無詔 而目將熒 求實無已 上比而古

政多不諜　庸以氣聽　無門無毒　不入斯去　無地而行　瞻彼闋矣　萬物畦化　心乘搩之　天下大戒　忠孝之至　悅生惡死　類忘實雜　忿說無由　不肖應之　遷令勸成　婞心養中　顏闔傅儲　戒慎不遠　心莫若和　與彼无畦

及化胡能　入遊其樊　一宅而寓　耳目內通　靡翼而飛　虛室生白　行終羲几　飲水內熱　惟命與義　行事之情　匪則彼開　無傳其溢　巧言偏辭　風波易動　寧不殆而　若為致命　伯玉教之　形莫若就　和不欲出　匪顛匪蹶

回尔心齋　无感其名　相入則来　外於心知　惟道集虛　吉祥止止　葉公使齊　兩也生疑　不擇而安　而忘其身　言或傳之　則幾乎全　剋核太至　實喪易危　何作為報　慮始令終　正汝身哉　就不欲入　與彼嬰兒　我則達之

犯才非美
螳螂可寅
無學養馬
閭爾狂馳
乞為社櫟
鳳兮鳳兮

犯順奚宜
意有所至
拊之不時
處世全生
頭學支離

養虎可則
愛有所遺
缺春毀首
無用者奇
彼德之衰